

总会遇见

爱情与长冠溪用故事与篇幅来衡量，
把和我没什么故事，却相信让我内心安定。



总

zong

会

hui

遇

yu

见

jian

刘小备
Liu Xiaobei
works
作品

轻励志都市情感
作家刘小备
以她温柔的文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带给你这次
暗潜风暴的
情感旅程

人生里那些好的坏的
残酷的温暖的
你总会遇见

不用害怕
因为你也会
遇见让你
惊喜的自己



刘小备 作品
Liu Xiaobei
Works

总
zong

遇 会
yu hui

见
jian

爱情的长短没法
用故事的篇幅来衡量
他和我没什么故事
却始终让我内心安定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会遇见 / 刘小备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361-1

I. ①总… II. ①刘…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0942号

总会遇见

作 者: 刘小备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叶 辞

封面设计: 弘果文化传媒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195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361-1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总 会 遇 见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第一章 | 三十岁，开始失恋 /001
- 第二章 | 流泪也是种自我保护 /019
- 第三章 | 那些被岁月养成的习惯和口味 /034
- 第四章 | 坚守是一道伤痕 /052
- 第五章 | 要抓住那份因为喜欢而想得到的心动 /069
- 第六章 | 人生何处不能重新开始 /080
- 第七章 | 细微的陪护也是安全感 /101
- 第八章 | 绝不向硬件配套的婚姻妥协 /116
- 第九章 | 适时的放手也是对自己的成全 /135
- 第十章 | 有些事可以谅解但无法认同 /151

- 第十一章 | 总有一些难以接纳的温情 /171
- 第十二章 | 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从容的幸福 /188
- 第十三章 | 爱的表达方程式 /203
- 第十四章 | 生死别离，人间滋味 /219
- 第十五章 | 一定要有过为爱努力的记录 /234
- 第十六章 | 取舍之间是一部血泪史 /252
- 第十七章 | 从来都没有尘埃落定，只有奋不顾身 /267

总 会 遇 见



第一章 三十岁，开始失恋

喜岁从不觉得三十岁是什么大事。作为“懵女”，她非常享受目前半生不熟的人生状态，敢爱敢恨，看得见美好，剔得除糟粕，认真的时候就连吃包子都得讲究上面打了几个褶子，无所谓的时候可以拿着各式卫生巾跟男同事讨论优劣。她会看《新闻联播》，但是也会去网上做做愤青。用她的话说，我之所以懵懂无知，那是因为我还风华正茂！

可是……

有时候人生要出轨，自己也只有看方向盘乱转的份儿。这是喜岁点燃她生命里的第一支烟时说的话。

昨天，喜岁刚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

当晚生日的主题是“三十而丽”，但是实施的手段就是杨灵和百里红这两个比喜岁早那么几天跨进三十岁门槛的姐妹疯狂地给喜岁化妆和灌酒，所以后来喜岁因为酒精作用未能掌握好平衡摔倒在卫生间，左腿小腿严重骨折，杨灵和百里红根本顾不上给喜岁卸妆和醒酒，直接就开车把她拖医院去了。

喜岁活了三十年整，平生第一次调戏男人，就是在这一天，

就是在她躺在病床上接受检查的时候，她调戏的是给她看腿的医生。她除了口口声声地问医生自己美不美外，还时不时拉拉医生的白大褂，后来索性非要抱抱那个在她面前戴着口罩不停皱眉的男人，医生只好让百里红和杨灵按住喜岁。

但是被按住的喜岁愣愣地看了天花板五秒，忽然就泪流满面，说：“你为什么不回来娶我？你这个混蛋！有种你下来！下来给我说清楚！”

喜岁说到最后一句时，眼泪已经瀑布般地滑进了耳朵里，她眨巴下眼睛，睫毛膏和眼线就全部和稀泥一样地在眼睛周围刷墙了。

医生皱了下眉头。

百里红和杨灵当然知道喜岁说的人是阿君，但是根据她们的情报，两个月前阿君还给喜岁打了越洋电话，如今就变成到“上面”了，这让她们有些招架不住，又不敢仔细问，怕在喜岁的伤口上撒盐。

杨灵看了百里红一眼，说：“真是酒后吐真言，以前她都说等待是世上最美的事。”

杨灵已经压着嗓子在说了，还是被喜岁听了去，她“哇”的一声大哭，说：“等一天，等一个月，甚至等一年，都可以是美的。等四年，活生生的一千多天的时光啊，活生生从两张等成了三张啊，你们还说这美，你们有没有人性？”说完她手指着天花板，大叫：“你坐在上面看笑话吗？你下来，下来我们出去单挑！”

百里红和杨灵望了望什么都没有的天花板，对医生抱歉地

笑笑，但是马上她们相视一笑的时候又全是邪恶的味道了，她们几乎想象得出等到喜岁醒来，如果她们将此时喜岁的英雄事迹告诉她时，她会是怎样抓狂地求她们保密，然后拿出各种条件来贿赂她们。

这时候医生已经看完喜岁的腿，他拿下口罩开始在病历上写写画画的时候，喜岁已经欢实地睡着了，所以，此时只有百里红和杨灵这两个女人流着口水盯着医生的侧面。

医生将病历本交给百里红，然后嘱咐她们抬喜岁去打石膏。没错，他用的字确实是“抬”！然后他还看了喜岁一眼，说：“能在我面前睡着的女病人，她是第一个。”

喜岁当然不知道此时杨灵正和百里红商讨怎么把这个长着妖孽面庞的男医生收入囊中，现在她已经回到了五年前，那时候她还只有二十五岁，她站在湖边看着自己的帽子在湖面上被风越吹越远，她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并不是去挽救自己的帽子或者求助旁边的人，而是看着那顶孤零零的帽子哀叹：“它就这么一个人漂走了，该多孤单啊！”

“那你再买一个扔下去陪它好了。”阿君站在喜岁旁边说。

阿君是喜岁的大学同学，那一天是他们毕业五年的聚会，喜岁从来都没发现阿君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人，直到这一刻。

因为阿君说的话正是她此刻的想法。

她后来有没有再买一顶帽子扔下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和阿君开始恋爱了。

有些人的爱情没有理由，有些人的爱情却有无厘头的理由，

比如喜岁。杨灵问喜岁有没有想过，当初没有恋爱如今仓促相恋，是不是因为各自的孤单，就像丢失在湖面上孤零零的帽子，社会太苍茫，急需找一顶帽子相伴。

喜岁手里拿着薯片，特别不理解杨灵的话，她非常平淡地说：“爱情来的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哪有那么多说法？”

那时候喜岁吃着薯片的表情就像她谈恋爱的表情，无辜、安宁。

但是喜岁这一场梦是被吓醒的，阿君站在湖边对她微笑，但是一抬手，将她推了下去。

被吓醒的喜岁看见自己一条腿就这么高高地吊着，上面的石膏整个打到了膝盖。喜岁晃了晃痛得要分裂的脑袋，看了看周围，外面天色大亮，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是看见趴在她床边睡着的杨灵，心里踏实了一些。不管在多陌生的地方，她只要能看见熟悉的人或事物，就一定能找到归属感，归属感这东西让喜岁像一株野草，可以在任何地方平静生长。

她本来不准备叫醒杨灵，但是她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被谁陷害到医院里来的，而且还负伤了。

杨灵被喜岁拍醒了，睁眼第一句话就是：“求求你了，快找个男朋友吧！”

“我有男朋友啊！”

“那么求求你快找第二个男朋友吧，我照顾自己还照顾不过来，实在没办法照顾你了。”

喜岁还是重复着四年来从未变过的那句话：“阿君快回来了。”

杨灵叹了口气，说：“这话你都说了四年了，你摸着良心问你自己，你还信吗？”

喜岁没回答，指着自己的腿说：“谁干的？”

“你家卫生间的地板砖！”杨灵回答。

“哦。”找到了罪魁祸首的喜岁心里踏实了，然后转身摸手机，摸了半天也没摸到，她着急了，说：“我手机呢？肯定在家里吧？快点儿，我要出院。”

杨灵懂得喜岁的着急，她又不好意思说阿君不会这么巧打电话来，只好顺着喜岁先出院回家。

但是喜岁被杨灵扶着刚走出病房，就被迎面而来的医生像提果篮一样地提回来放到了病床上，医生什么都没说，只是瞪了喜岁一眼。

喜岁盯着他的胸牌看了半天，然后说：“崔一茶医生，我现在要出院，你刚才不但侵犯了我的意愿，还侵犯了我的身体。好吧，我都不跟你计较了，我现在要出院。”

“检查做完，随便你怎样。”

喜岁将手伸给杨灵，希望杨灵能够带自己迅速离开，她一想到手机还躺在家里，阿君可能还打电话过来时就心急如焚。为了不错过阿君好不容易打来的一个电话，她二十四小时手机不离身，睡觉都抱着手机，就算在做梦，她还用清醒的潜意识留意手机的动向。只是这一次，她败给了酒精。

但是杨灵的目光全部落在帅气的医生身上，对于喜岁所放出来的求救信号完全接收不到。

喜岁无奈地躺着，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如果阿君打电

话来了她该怎么办。

百里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出现了，百里红当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所在是她手里的手机。

手机里有一条喜岁妈妈的短信：“小样，就算你三十了，也还是我跟你爸的孩子，生日快乐！”

还有一个未接来电，陌生的号码。

喜岁心里的感动和失落各占半边天。三十岁了，她的人生什么都没有变，昨天百里红和杨灵是她的好姐妹，今天依然是；昨天她有可爱的爸妈，今天依然有；昨天阿君没有给自己打电话，今天依然没有打……

“谁跟我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崔一茶说话的时候眼睛抬也没抬，低着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我去！”百里红和杨灵异口同声地说。

“你凑什么热闹？”杨灵瞪了百里红一眼，百里红只好看着杨灵跟崔一茶出去了。

喜岁和百里红都望着崔一茶的背影，百里红在感叹为什么背影也这么帅，喜岁却说：“我连他的背影都想不起来了。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忘了告诉过我在这里等他？”

百里红假装没听见喜岁的话，笑嘻嘻地说：“你看崔医生长得怎么样？”

喜岁一愣，哦了一声，说：“他长得很工整。”

刚刚走到门口的崔一茶听见“工整”两个字，眉头拧了一下。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百里红和杨灵都回家了，喜岁一个人躺

在病床上盯着手机发愁。

终于有个小护士进来了。

“护士，帮我叫一下崔医生。”喜岁说。

“你有什么事吗？他可能已经下班了。”

“我要出院。我有急事，我一定要出院，或者你把他电话给我也行。”

“小姐，我没有崔医生的电话。”护士说完，想了想，凑到喜岁耳边，小声说，“实话告诉你，想要到崔医生的电话根本不用这样，你直接问他要就行了，我们这里的女病人都是这么做的。”

“啊？不是，护士，我是真的要出院，我不是想要那个倒霉催的医生的电话。”喜岁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能不让护士误会。

“幸好倒霉催的医生还没走，说吧，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崔医生忽然就站在了门口，双手抱膀地看着喜岁，面无表情。

护士一见崔医生来了，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不该说的话，赶紧出去了。

“我手机是拿来了，但是快没电了，我得回去充电啊。”喜岁无辜地说。

崔医生走过来拿起喜岁的手机，看了看，说：“诺基亚，老款，我们这里确实未必会有你这一款的充电器。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喜岁的电话响了，麦兜的声音传了出来——麻烦你，鱼丸葱面……

崔医生的嘴角难得地上扬了一下，然后把手机递给了喜岁。

喜岁一看，陌生的号码，但是有些眼熟。

“喜岁吗？我是阿君。”阿君的声音就那么毫无防备地来了，

喜岁赶紧把另外一只手放在胸口，防止心跳出来。

“是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回来了。”

“什么时候？”喜岁惊喜地叫起来。

“两周前。”

喜岁在电话这头尴尬地笑，两周前？自己等了他四年，几乎耗尽青春，现在他走来说他两周前就回来了，而且这么无所谓，好像她喜岁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可是两个月前的电话里他还说他爱她。喜岁让自己镇定下来，说：“欢迎你回国。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给你接风洗尘啊！”

“不用麻烦了，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的地址，还住在以前租的房子里吗？”

“是的。”喜岁心里一紧，刚才被冷落的感觉一扫而光。

“我想给你寄个东西……我的喜帖。我要结婚了。”

喜岁放在胸口的手落了下来，眼睛眨眨巴巴地不知道该看哪里，嘴上莫名其妙不听使唤地说：“啊，真好，恭喜你啊！”

挂了电话，喜岁整个人就空了，脑子一片空白，她用颤抖的右手摸了摸左手，毫无触感。她抬头看了崔医生半天，张口说：“你猜我是不是在梦里？”

从喜岁开始打电话起，崔医生就一直在看她，从喜岁漏音的电话里他大概明白了，再想起喜岁醉酒时说的那些话，整个故事他也能知道个大概了。

“新娘不是你？”

喜岁被崔一茶这句话惊呆了，她张着嘴好半天，什么也没

说出来，眼泪却落了下来。

崔一茶将双手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镇静地说：“嗯，哭了好，现在你再做一件事，这件事就可以过去了。”

喜岁没出声，震惊和伤心以及无边的茫然已经将她包围了。眼泪落了一滴之后就干了。

崔一茶拿起喜岁的手机，按照刚才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然后放在喜岁耳边，说：“骂一句！”

“什么？”喜岁抬眼，满脸的委屈。

“随便骂一句！”崔一茶几乎不忍看她，将脸转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喜岁又听见了阿君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以至于她的眼泪将她汹涌的情绪带了出来，将她淹没。

“骂一句！”崔一茶声音不大，却很狠。

喜岁一咬牙，张口说：“他奶奶的赵志君！我祝你幸福一辈子！”

说完赶紧挂了电话，然后抬眼看着崔一茶，好半天才说：“你骗人，我还是很难受，这事还是没过去！”

走出病房时，崔一茶轻轻地将门关上，喜岁已经睡着了。

“你回去吧，今晚夜班我来。”他对梁医生说这句话时眼神飘忽着，然后端起水杯，大口喝起来。

梁医生一听说了句谢谢，然后立即打电话约女朋友看电影。

“你说，‘他奶奶的’在骂人的段位里算得上几流？”崔一茶看着准备出门的梁医生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梁医生虽然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但还是认真地想了一下回答说：“不入流！”

崔一茶一本正经地说：“嗯，英雄所见略同！”

等梁医生走后，崔一茶又想起刚才喜岁骂人时的样子，眼角是忍不住的笑意。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崔一茶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一皱，犹豫了一下，按了接听键。

“任园园你不要每次都在喝醉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这一次是绝对不会再去接你回家了，我现在很忙，挂了！”

崔一茶刚准备挂电话，对方的声音让他一愣，竟然是个男人。

“喂，我只是想问你她家钥匙放在哪里？”

那个男人很急躁地说。

这时候任园园一副醉酒的嗓音也传了过来：“你到底行不行啊？摸了半天连扣子都没解开……”

崔一茶眼睛里的凶狠扫向门外，面无表情。

半小时后，崔一茶站在了任园园家门外，任园园此时正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拥吻。

崔一茶冷笑一声，走过去，冷冷地看着那个男人，说：“放开她！然后滚！”

“你是谁啊？”男人不屑地问道。

任园园笑意盈盈地看着崔一茶，对那个男人说：“我的男朋友，不过是上上上上一任的。”

“这么多管闲事，我还以为是你哥呢，不过宝贝，你家钥匙放在哪竟然还要问他，我很吃醋的！”

男人的话音刚落，崔一茶默默走上前，“嗖”地出拳，直直地对着男人的脸，一拳下去，崔一茶仍旧面无表情地站着，那个男人却已经倒地，鼻血流到了嘴里。

任园园靠着门，仍旧笑着，说：“出手还是这么漂亮，一击即中，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崔一茶走上前，拿过任园园手里的包，从里面拿出钥匙，把门打开，把任园园推了进去，然后转头看那个躺在地上的小子，说：“如果你还不走，我保证你今晚要去医院查查是否得了脑震荡！”

那个小子虽然心里憋屈，但是看到崔一茶凶狠的样子也只好走人。

“你不进来坐坐？”任园园对崔一茶说。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下一次，如果我仍然会来，那一定是坐在床边看你怎么和别的男人乱搞。”崔一茶说完关门离开。

任园园打开门，从门缝里看他离开时决绝的背影，一脸苦笑。

这一夜，喜岁过得非常平静，她睁着眼睛看了一夜的天花板，直到窗外灯光隐去、阳光渐明时她才闭上眼睛开始睡觉，而且睡得非常沉，以至于早上医生护士的检查她全然不觉。

杨灵到的时候喜岁醒了一次，睁开眼就问今天是星期几，杨灵说周日，所以百里红今天不能来，她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去海洋公园了。喜岁放心地松了口气，说：“还好，不用找经理请假。”

下午，喜岁彻底醒了过来，她醒来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她心里骂了句这些不靠谱的，然后自己从床上下来挪到了

窗前。这里是五楼，窗外的树梢正好在她的眼前，她对着树梢招招手，笑着说：“你好，我三十岁了。你们对三十岁还单身，工作也做得一般的姑娘有什么看法？可能昨天你们还没什么看法，觉得三十岁跟三十岁前一天没什么区别吧，我也这样想呢。但是今天好像就不一样了，你们看出来没有？他奶奶的，我失恋了！这时候失恋真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

“比起三十岁的女人喝个酒都能把自己跌骨折，住了院还能跟大树聊天，失恋确实也不算什么悲惨的事。”崔一茶面色平静地站在喜岁身边，心里其实在惊呼，这个活了三十年也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女人真是傻得很坚韧。

喜岁转过头看着崔一茶，虽然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看他，但是这么认真地看还是第一次，即使此时阿君的影子仍旧在她心里，这影子阻挡了她看向别的男人的视线，可是这一眼，她已经有些朦胧地觉得面前这个男人有种要带她肆意奔跑的力量。

这真是很玄幻的感觉。

喜岁又将眼神移到窗外的树梢上，问道：“我今天可以出院吗？”

崔一茶忽然笑了：“是不是你一见到我能想到的话题就只有出院？你是第一个在我面前还能睡着的女病人，也是第一个看到我的模样没有眼睛发光的女病人，更是第一个一看见我就想要出院的女病人！”

喜岁一听，一下子慌张起来，使劲摇着头解释：“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故意要与众不同引起你的注意的，我这人还是